

正  
米安木  
雨北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胡文彬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紅樓夢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Beijing

与北京

胡文彬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紅樓夢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Beijing  
与北京

献给曹雪芹回北京280周年

胡文彬〇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楼梦与北京 / 胡文彬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24-08178-7

I. 红… II. 胡… III. ①《红楼梦》研究 ②北京市—地方史—研究

IV. I207.411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957 号

书名：红楼梦与北京

## **红楼梦与北京**

---

**作    者** 胡文彬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

**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6.75 印张 1 插页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178-7

**定    价** 28.00 元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目录

### 题记

## 卷首 【长白云渺燕山梦——读《红楼梦》，缅怀曹雪芹】

### 卷一 【曹雪芹与北京】

燕市悲歌酒易醺——曹雪芹在北京城内的生活 ······

不如著书黄叶村——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生活 ······

一醉酣醕白眼斜——曹雪芹『好饮』的记载 ······

二百年来两句诗——曹雪芹与诗词 ······

画在梦中逞风流——曹雪芹与绘画 ······

留有清誉满人间——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传说 ······

### 卷二 【《红楼梦》与北京话】

官话京腔满红楼——《红楼梦》与北京话·····

不失庄稼人面目——北京话中的『蹭』与『唬』·····

话到《梦》中格外亲——北京话中『真真的』与『巴巴的』·····

妙用俗语见真功——北京话中『特特的』与『直直的』·····

一字一句见精神——北京话中的『可怜见的』·····

方言土语露天机——北京话中的『克什』·····

史湘云异样扮相——北京话中的『小骚达子』·····

狠毒有如乌眼鸡——北京话中的『乌眼鸡』·····

绣房窜出个大马猴——北京话中的『马猴』·····

### 卷三 一 《红楼梦》与北京地名景观

末路相看有敝庐——从『贡院』到崇文门十七间半·····

京华坊巷人《梦》多——《红楼梦》与北京街坊·····

信手拈来无不是——《红楼梦》与北京寺庙·····

福佑空悬感旧梦——福佑寺与曹家的发迹变泰·····

京华自有遗迹留——北京刚丙庙与三教庵·····	094
紫禁城内绘大观——《大观园图》与宫中文化·····	095
只因遗得风流迹——《故宫长春宫》红楼壁画·····	096
彩画缤纷梦中人——颐和园长廊中的红楼人物·····	099
梦里梦外大观园——北京大观园与宣南文化·····	102
卷四 一《红楼梦》与北京风俗·····	105
说部『典当』属红楼——《红楼梦》中的『典当』业·····	105
土炕烧来暖可知——《红楼梦》中的『炕』·····	105
谁知饮食外，别有意中缘——《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吸烟·····	110
高烧椽烛迎新年——《红楼梦》中的新年·····	112
斗柄七星今夜回——《红楼梦》中的立春·····	114
彻夜喧阗浑似昼——《红楼梦》中的元宵节·····	117
气清景明万物新——《红楼梦》中的清明节·····	119
竞渡蒲樽览一回——《红楼梦》中的端午节·····	122
124	124

一度相逢一度愁——《红楼梦》中的七夕……

时逢三五便团圆——《红楼梦》中的中秋节……

载酒吟诗兴致豪——《红楼梦》中的重阳节……

## 卷五 一 《红楼梦》与北京饮食

食养佳蔬添美味——《红楼梦》中的茄鲞…… 135

脂粉香娃喜腥膻——《红楼梦》中的烤鹿肉……

横行公子却无肠——《红楼梦》中的食蟹……

看似寻常不寻常——《红楼梦》中的野鸡瓜齑……

健力益气菱粉糕——《红楼梦》中的菱粉糕……

美味佳肴汤为先——《红楼梦》中的酸笋鸡皮汤……

炎伏解渴亦清凉——《红楼梦》中的酸梅汤与玫瑰露……

春风送暖入屠苏——《红楼梦》中的屠苏酒……

只将食粥致神仙——《红楼梦》中的「粥」……

法喜晓来炊作粥——《红楼梦》中的「腊八粥」……

红楼佳肴满纸香——《红楼梦》菜单中的文化

## 卷六 〔《红楼梦》与北京游戏〕

纸鸢振翼学雕鹏——《红楼梦》中的风筝	162
群芳斗草怜香蕙——《红楼梦》中的“斗草簪花”	162
幽窗棋罢指犹凉——《红楼梦》中的围棋	171
玲珑骰子安红豆——《红楼梦》中的掷骰子	174
斗叶骨牌垒长城——《红楼梦》中的斗叶	177
附：徐婉兰与《红楼梦戏谱》	179
闺中游戏多妙趣——《红楼梦》中的抓子儿	183
一夜北风天散花——《红楼梦》中的赏雪	185
疑在琉璃世界行——《红楼梦》中的冰上游戏	189
<b>卷七 〔《红楼梦》与北京说唱〕</b>	191
百年争唱《红楼梦》——北京子弟书说鼓	201
大鼓书词最擅场——北京大鼓与《红楼梦》	191

事能容俗尤风雅——单弦与《红楼梦》·····

四季莲花落京城——莲花落与《红楼梦》·····

京腔红楼韵味长——京剧与《红楼梦》·····

曲演曹公动京华——曲剧《曹雪芹》忆·····

风雨重重，更见红颜丽——昆曲《晴雯》观后记·····

## 卷八 〔《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

冷客庙市问故书——北京庙市与《红楼梦》抄本流传·····

鼓担寻来『神龙尾』——北京打鼓担与《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

萃文摆印公同好——北京坊刻与《红楼梦》大普及·····

海客载籍归异国——《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译苑奇葩数红楼——《红楼梦》译本介绍·····

海天知音梦中情——外国人看《红楼梦》·····

## 附录 〔曹雪芹与《红楼梦》稀见资料选〕 ·····

后记 ·····

259

238

234

227

225

221

218

215

215

213

211

209

207

204

## 题 记

曹雪芹名霑(典出《诗经·小雅·信南山》“既霑既足”。一说字天佑,意为“受天之佑”),号梦阮(又作字)、雪芹、芹圃,别署芹溪居士。北京人,祖籍辽宁。

父曹颙(1689—1714),乳名连生,字孚若。“文武全才之人”,深受康熙帝赏识。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病逝于扬州,九月曹颙奉旨补放郎中,承袭其父曹寅督理江宁织造职。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因赴都染疾”,旋卒于北京。

母马氏,随曹颙居南京,曹颙卒时她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某日生雪芹于南京织造府内,俗称“遗腹子”。

曹颙,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曹雪芹堂叔父(曹宣子)。曹颙既卒,颙奉旨过继承祧,肩负清理曹寅任上所欠公帑,抚养两世孤孀的重担。怎奈曹家运终数尽,无可挽回,于雍正五年(1727)底被革职抄家,旋于雍正六年(1728)举家返回籍地北京。

280年前,曹雪芹带着“秦淮旧梦”回到了北京,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生活。他用“十年辛苦”,为世人创作了一部经天纬地、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

# 卷 首

## 长白云渺燕山梦

——读《红楼梦》，缅怀曹雪芹

曹雪芹的先祖是辽东汉人，被俘虏而成为满洲贵族的“牛录包衣”（家内奴隶）。后来，他的六代祖曹钖远、五代祖曹振彦虽以军功得到提拔，并从龙入关，但曹家此时并未取得显赫的地位。直到玄烨亲政以后，出身“包衣下贱”的曹家，才“赖保育之恩”——即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曾当过玄烨的“保姆”（非乳母），方逐渐发迹变泰。康熙二年（1663），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被点放江南织造，“专差久任”，从此奠定曹家的基业。继曹玺之后，曾做过玄烨伴读、侍卫的曹寅继任江南织造，“专差久任”使家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生于末世运偏消”。赫赫扬扬的江南曹家终于运终数尽，树倒猢狲散。刚刚13岁的曹雪芹从此结束了“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富贵公子生活，于雍正六年（1728）初夏，离开了那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石头城，回到了“月照丹墀环佩齐，风生青琐旌旗扬”的天作神京。从敦诚、敦敏、张宜泉诗文集中的记载，以及《红楼梦》“楔子”中的“作者自云”、“自又云”与清宫档案里知道，曹雪芹一家回到北京后，先是居住在曹寅曾经住过的南轩——崇文门外蒜市口十七间半旧宅之内。约在乾隆二年（1724）之后不久，曹雪芹离开南轩，屡栖破庙，最后结庐西郊，“茅椽蓬牖，绳床瓦灶”的穷困生活由此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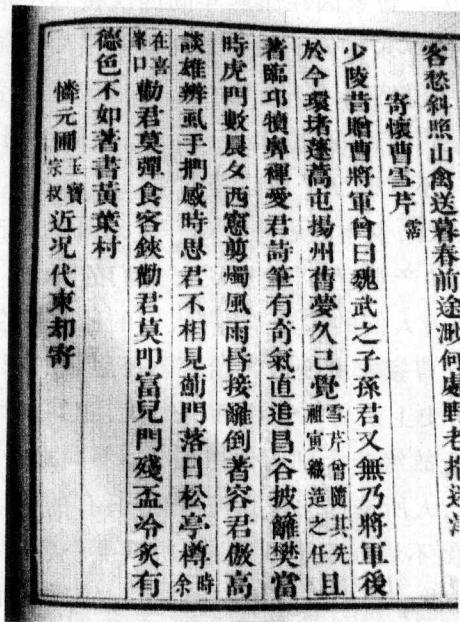
## 扬州旧梦久已觉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天，出身于“天潢贵胄”的宗室诗人敦诚，在喜峰口松亭关榷署写了一首《寄怀曹雪芹（霑）》，诗云：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麈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在这首寄怀诗中，真实地描述了曹雪芹家世变化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况；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们于“虎门”（宗学）朝夕相处的高情雅谊；高度称赞了曹雪芹诗笔的奇崛和高谈雄辩的傲岸性格；真诚地劝勉他在困窘的条件下坚持“著书黄叶村”。



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影

毫无疑问，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中的内容，是我们推究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所谓“扬州旧梦久已觉”，“扬州旧梦”指曹

家在江南的繁华生活已成“旧梦”，“久已觉”含意非常深刻，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说曹雪芹在经历了自己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之后，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很快地“觉悟”了。

“江南”——当时的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一带，是中国首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圣地”之一。这些地方的丝织业、盐运业、商业及其他手工业最为兴盛发达。曹家久居江南长达60年，与他们的亲戚——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连络有亲，互相遮饰扶持”，过了一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世家大族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曹家连同他们的几门亲戚盛极而衰，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梦散”扬州任所，继而曹雪芹的生父又不幸“染疾”身故，黄口无知的曹頫过继后不久，曹家的大靠山——康熙皇帝也寿终正寝了。新皇帝雍正上台，励精图治，要扭转江河日下的政治局面。1723年，雍正皇帝亲政伊始，即从整顿经济、吏治两方面开刀。首先，他下令严查钱粮亏空，追补积欠。曹家因在康熙年间四次接驾中堆山填海般地肆意挥霍，让老主子尽情享乐，欠下国库十几万两银两。结果到了雍正五年（1727）底，曹頫任上仍然偿还不清所亏银两。这些亏空连同骚扰驿站事件，终于触怒雍正皇帝，导致曹頫先是被革职，然后遭遇抄家籍产的厄运。

曹家家道中落，不仅改变了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轨迹，同时对这个正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少年的思想也是一个意外的冲击。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倘若仅注意到曹家家世变故带给曹雪芹思想的影响，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及曹雪芹生活的时代，随处可见与曹家变故极为相似的例证，这种变故绝非个别的偶然现象。不同之处在于，当家族由盛而衰之后，其子孙后人所选择的道路极不相同：有的终生消沉、颓废，抱怨造化弄人；有的潦倒不堪却安于现状，无所事事一事无成；有的则阿谀当权，投机钻营，想方设法混上个有饭吃的“官长”，做统治阶级的鹰犬。具有同样家世变故的人是很多的，但能如曹雪芹一样，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诗人、戏曲家、小说家，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作出重大贡献而名垂青史者，却绝对是凤毛麟角。因此，曹雪芹能够从“旧梦”中觉醒，思想发生变化，并写出伟大的《红楼梦》，除了饱受家世变故这一原因之外，还应该

有他所处的时代原因,以及他个人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等主客观条件。

曹雪芹生活在封建“末世”,这是一个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的时代。这对曹雪芹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他家世变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社会剧变,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着新思想的“因子”,它悄然而有力地冲击着封建制度的根基。整个封建社会内部,随着新经济因素的萌芽、发展、壮大,市民阶层也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两次启蒙思潮已经在呼唤人们的觉醒。新与旧、前进与保守,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搏斗。一个是在搏斗中成长、壮大,一个是在搏斗中走向衰落和死亡。

“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的少年时代是在山明水秀、繁花似锦的江南度过的。那里的成长环境,使他有机会首先呼吸到新时代到来前的新鲜空气,而曹家的败落又使他有机会看到旧时代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对于这位天资聪颖的未来的大作家来说,江南的生活虽然仅有短暂的13年,但却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会不停地向他的祖母、母亲、叔父,乃至他所认识的每一个管家奴仆,追问家世兴盛与消亡的原因。一幕幕的“往事”在脑海中闪现,如锥刺骨般敲打着他心扉。他在吞咽一颗“苦果”,品尝着其中的酸甜苦辣,最终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真实素材。他在《红楼梦》中所写的江南“贾家”,正是隐去“真事”的曹家的影子。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思想中所反映出的那些民主与自由的要求,也正是曹雪芹受到新时代影响的表观。

一个作家的文化修养是长期积累而成的。曹雪芹是在一个“诗书旧族”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时不仅可以从织造官衙中送往迎来的文人墨客、外国贡使、传教士身上学习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且还有条件从祖父曹寅留下来的《棟亭集》和数以万卷的藏书中,得到别人难得一见的书本知识。这些条件,加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杂学旁搜”,为他未来的《红楼梦》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一信中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现实,为曹雪芹提供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帮助他认清封建

制度的种种罪恶。因此，他能够在《红楼梦》中塑造出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追求自由、平等，具有博爱精神的典型人物。曹雪芹把一个为人称颂的“盛世”，看成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认为那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衰亡前的回光返照。在曹雪芹心目中，旧制度终有一天要“运终数尽”的。这绝非是因为曹家一门遭受变故，或是他个人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落到“举家食粥”穷困生活的“琐碎的个人欲望”的发泄。他同旧制度彻底决裂，用如椽巨笔写出《红楼梦》，把旧制度撕开来让世人看，让人们看清历史的走向，“正是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曹雪芹精心创作的《红楼梦》，不仅深刻揭露了旧世界的不合理，而且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那些敢于向旧制度提出怀疑、并与之斗争的社会下层人物。曹雪芹不只是站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怨恨、诅咒它，更重要的是，他怀着一颗热烈的希望之心，去追求新的光明世界的到来！林黛玉的《葬花词》是以花喻人，叹息美的消逝、人生的短暂。诗中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是曹雪芹发自心灵深处的、震撼着千百万人心弦的“天问”！200年间，这“天问”震荡着、回旋着，直到旧制度——封建社会的彻底灭亡！

### 传神文笔足千秋

无疑，曹雪芹的“觉醒”，在于他留下了一部《红楼梦》。他的“忆”，不是要找回昔日的“繁华”，重回“温柔乡”，而是在用自己手中的解剖刀，解剖一个典型的世家大族消亡的病根，探寻吞噬这个庞大“躯体”的内因与外因。尽管他的思想是朦胧的、困惑的，但却是深刻的、勇敢的。他的名字将永远和《红楼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无论是前人、今人或者后人，要研究和评价曹雪芹伟大的一生，都始终离不开对《红楼梦》一书的研究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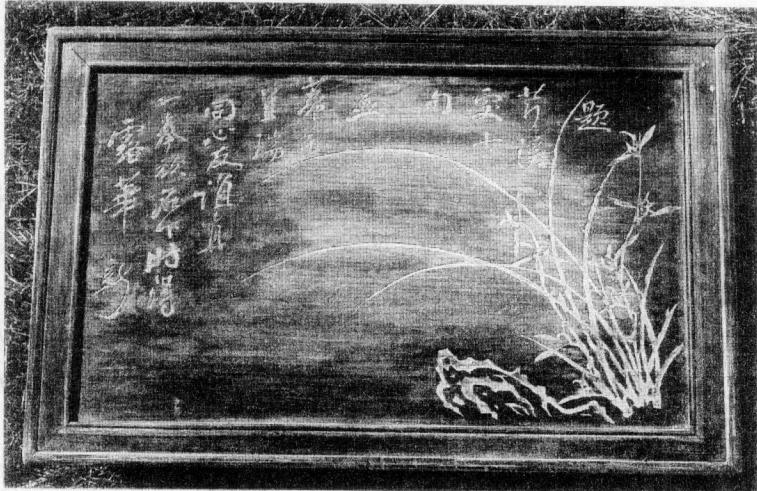
从脂砚斋等少数人评《石头记》开始，迄今为止，除了极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的读者和研究者对《红楼梦》一书的评价，都是非常中肯的。甲戌本《石头记》卷首凡例之末附有一首七律，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传说中的曹雪芹“书箱”之一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不管研究者们的说法如何不一致，其末二句却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一个非常知心的评价。这 14 个字把曹雪芹一生撰著《红楼梦》的全部心血，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如果联系到《红楼梦》第一回作者所写的第一首标题诗，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心确实是相通的。第一首标题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从诗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是满含辛酸泪来写作《红楼梦》的。脂砚斋等人评《石头记》，有时是“放声大哭”，有时是“血泪盈腮”，这其中固然有批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但同时更说明《红楼梦》这部小说写得成功，感人至深！

继脂评之后，清宗室文人永忠曾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写下“吊雪芹三绝句”：

其第一首绝句说：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第三首绝句又说：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下赋穷愁。

这是一个宗室文人对《红楼梦》一书的评价，代表了自乾隆以来绝大多数封建文人的看法，一个“情”字，足以反映出永忠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美学价值的认识。

近代的红学研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固然有较大的影响，并成为百年以来的红学“统治者”，但由于他们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唯有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论，是最深刻的，最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因此，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是最值得我们今天的研究者重视和学习的。

鲁迅先生在《〈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说过：

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

从这句话中可以明显看出，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那么，《红楼梦》究竟好在哪里？鲁迅先生为什么要这样高度赞扬这部小说？鲁迅先生在以下几段评论中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他说：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相同。

说“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相同”，其具体内容又是指什么呢？鲁迅先生下面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为写实，转成新鲜。

“写实”、“存本真”，这是一切文学作品成功的根本所在。此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红楼梦》“写实”的价值和意义说得